

「五·二〇」不單單是個充滿浪漫氣息的表白日，還是世界計量日。正像如今成為「光棍節」「剁手節」的「雙十一」，其實還是歐洲的一戰紀念日、中國的空軍建軍日。世界計量日，源自一八七五年五月二十日，《米制公約》簽署，確立了全球統一的長度計量體系。

今年的計量日，有四個中文詞彙被賦予了新的涵義：容、柔、昆、虧。去年十一月，國際計量大會決議引入ronna、ronto、quetta、quecto四個新詞頭，用來表示超大、超小科學數據。這是自一九九一年來，國際單位制首次新增詞頭。中文被定名為：容[那]、柔[托]、昆[它]、虧[科托]。最大的「昆」表示十的三十次方，最小的「虧」則是十的負三十次方。

對於筆者這樣的理工官來說，要理解「昆之大」，無疑是一件非常燒腦而辛苦的差事。首先自然聯想到的，卻是「鯤之大」。「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即便未讀過《莊子》的人，都很難不折服於這段奇幻詭麗的想像。無怪乎林語堂將莊子譽為「古代中國最偉大的散文作家」。

但在「昆之大」面前，「鯤之大」還是名副其實的「小巫」呢。光年與毫米的換算關係，還不足十的十九次方。目前可觀測宇宙的直徑達到九百三十億光年，換算成毫米的話，仍不到一「昆」毫米。這遠非野馬、塵埃與鯤、鵬可比。

《莊子》的另一個故事，蝸牛左角、右角裏分別有觸氏、蠻氏兩國，「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屍數萬。」這算是「納米級」的存在，但置於宇宙中，一「昆」一「虧」也足以覆蓋了。



瓜園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評書名宿宿闊如寫過《江湖叢談》，記錄了走江湖的許多「行話」。江湖中人在一起交流時，不懂這套話的外行人，即便在跟前聽清了每個字，依然目瞪口呆，如聽外語。余生也晚，連先生的那個江湖，我沒有感受。對於「行話」，卻有得自於我外公的真切體驗。他年輕時走上海、跑碼頭，做小生意，老年回憶往事偶然會漏出幾句「切口」，那時我尚在學數之年，只覺好玩，對數字尤感興趣，現在還記得「三」呼為「桃園」，大概是取桃園三結義之意。

由著名演員濮存昕執導的作品《海鷗》，五月一日至二十六日在人藝曹禺劇場上演。《海鷗》是契訶夫創作的經典話劇，一九九一年北京人藝排演第一版時濮存昕曾是男主角，今次演出是北京人藝的第二個《海鷗》版本，由全青年班底出演。一九五三年出生的濮存昕今年已七十歲，他說在精力尚可的時候，想把這齣戲當作獻給北京人藝的最後一個禮物。

《海鷗》劇情講述在舅舅的莊園，青年作家科斯特佳為來度假的母親、著名演員伊琳娜和所有主人公們演了一台關

讀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或聽傳統相聲段子，還能領略「行話」神采，但絕大部分「行話」已在生活裏消失匿跡了。不過，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一種「行話」滋生的溫床消失了，另一種「行話」產生的土壤卻積厚起來。請看今日之話語場的所謂「互聯網黑話」，有人歸納出了互聯網開會/匯報專用詞庫，諸如「賽道」「賦能」「迭代」「閉環」，已在生活中普遍使用，反映出互聯網在當下社會的廣泛滲透，至於把掉頭髮稱為「去中心化」，則過於戲謔了。

於未來的戲劇，由他愛戀的妮娜主演，但演出失敗了。為了當真正的演員，妮娜與科斯特佳母親的情人、大作家特里果林相愛去了莫斯科。兩年後，人們又在莊園重逢，科斯特佳自殺了。

濮存昕將《海鷗》劇本進行了二度處理，既在文學上保留契訶夫的語言魅力，又更加符合中文聽覺習慣。對於三個多小時的演出，筆者覺得妮娜與科斯特佳的情感糾纏並不十分精彩，反而對展現特里果林辛苦創作的細節印象深刻，如仰望天空想到「三角鋼琴般的流雲」的美句，就趕緊要記下來留待以後創作

和服飾部分。二〇一三年周星馳導演的《西遊·降魔篇》，開首一場漁村捉妖的大場面，令觀眾看得眉飛色舞。雖然現代電影製作的特別效果已經非常普遍，但是設計師仍然依照傳統創作方式，製造了小型的漁村模型，方便導演及其他幕後工作人員策劃拍攝程序。從模型所見，漁村乃是半開放場景，可以想像導演及攝製隊如何穿透環境，作出不同角度的取景。

所謂無中生有，就是將想像力付之實踐的創作過程。電影工作者不單要創

「行話」是江湖的標配，而互聯網是個超級巨大的「江湖」。「行話」之繁多，原不止前述。購物直播間裏主播誠懇地喊着「只要十米」，此處的「米」不是國人主食之稻米，也不是洋人計量單位之譯名，而是「錢」的代稱；同理，當主播說「3個W」時，他並不是在飄洋文，也不是介紹市場營銷中WHAT、WHERE、WAY的「3W理論」，而是在盡職地喊價，「W」者，「萬」的代稱也。你看，「切口」在自我進化中不但徵用傳統的三國故事，還化用了英文字母。

使用，刻畫出典型的創作者形象。特里果林說，每個作家都是「創作一篇必須接着下一篇」，連釣魚也只是「換一換腦子」的消遣，還感嘆「年輕的時候沒有時間做自己，徘徊在編輯部的門檻。」這想必是不少作家、劇作家生活中的真實寫照。如今雖年已七十，濮存昕每年仍要演出幾十場話劇，還要當導演創作話劇。與其說這是劇本的讀白，不如說更像是濮存昕在借特里果林之口說他自己。

人藝《海鷗》中還有一句調侃的台詞，說藝術家常常「擔心被當做神經病」。我想這不完全是藝術家的敏感。筆者親歷，前兩年國家大劇院舉辦活動，其中一個環節專門邀請濮存昕現場朗誦《將進酒》，「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復回」，在話劇《李白》中飾演過李白的濮存昕搖頭晃耳，動作投入地近似浮誇，現場也無配樂，只有濮存昕一人被圍觀獨吟。

作新的點子，更能在傳統上找出新意，讓觀眾感到既親切又熟悉的感覺。同樣是二〇一三年，麥浚龍導演的《殭屍》可說是舊瓶新酒，但角色的造型和質感都充滿時代感。展覽場上便可讓參觀者近距離看到演員吳耀漢穿着的殭屍服裝，臉掛掛滿古代銅幣，令殭屍造型脫胎換骨，煞是吸引。

「文博」另一個展覽《瞧潮香港60+》，內容十分廣泛，主要涉及香港六十年來影視、廣播、音樂的發展。不同年代的歌影視明星的照片及服裝都活

遙想當年之江湖，魚龍混雜，不同行業「行話」不同，各成「閉環」，強化了領地和利益劃分。讀《江湖叢談》，可知其勸誡之意，如有人寫互聯網「江湖再談」，亦應持同樣筆調。畢竟互聯網的本質訴求原是道一風同，而不是讓人「不能好好說話」。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人藝《海鷗》

星光閃爍文化博物館



樸散為器 馮愛枝

逢周三見報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圖畫展覽會》

又是一年「國際博物館日」，剛剛度過的五月十八日是迄今為止第四十七個，主題為「博物館、可持續性與美好生活」。在諸多古典音樂名曲中，最契合博物館日主題的當數俄國作曲家莫德斯特·穆索爾斯基所譜寫的獨奏鋼琴組曲《圖畫展覽會》。此曲的創作靈感源自其畫家友人維克多·哈特曼的個展。一八七三年，三十九歲的哈特曼英年早逝。穆索爾斯基出席了他在去世後不久舉辦的素描、舞台設計和建築研究回顧展，在觀展過程中備受啟發，覺得必須用音樂來記錄下這段特殊的心路歷程。《圖畫展覽會》便在一後譜寫完成。然而，此曲在作曲家生前從未出版或出版，直至其好友里姆斯基·柯薩科夫在整理其手稿時發現，最終於一八八六年出版。本周所推薦的唱片乃是一九六七年London Records發行的日本版，分別收錄了俄國鋼琴大師弗拉基米爾·阿什肯納奇的獨奏版，以及印度指揮家祖賓·梅塔執棒洛杉磯愛樂樂團聯袂演繹的由法國作曲家拉威爾於一九二二年改編的管弦樂版。專輯封面頗為與眾不同，是由多幅名作拼接而成。

由於穆索爾斯基活躍於法國印象

派萌芽的階段，因此封面組合了多幅印象派大師的早期名作。既符合時代背景，也完美契合《圖畫展覽會》的觀展體驗：樂迷在聽唱片的同時也可以欣賞多幅畫作。左上角是愛德華·德加《大使咖啡館的歌手》、下方是克勞德·莫奈《韋特伊莫奈花園》、左下角是愛德華·馬奈《手持紫羅蘭花束的貝爾特·莫里索》。前排居中是奧古斯特·雷諾阿《煎餅磨坊的舞會》、下面是克勞德·莫奈《在聖丹尼斯大街上的國慶日》。右下角是兩幅德加作品《巴黎歌劇院的樂隊席》和《倚在花瓶旁的女子》。指揮和獨



奏家的演奏照片則穿插在名畫之間。「碟中畫」《圖畫展覽會》／《多幅印象派早期名畫》



藝加之言 王加

微信公眾號：Jia_artscolumn
逢周三見報

熊蒜魅影

那麼多被名字耽誤過的食物，有我們耳熟能詳的，也有幾乎從未聽聞的，在後者這個「委屈巴巴」的群體裏，熊蒜絕對要算一個。大千世界真的無奇不有，一個植物被命名「熊的大蒜」已經很奇特了，更奇特的是它名字粗放，卻身姿輕盈，處處在反差中打破常規。

熊蒜是一種野生的蔥屬草本植物，又叫野韭菜，多長在歐洲的河畔樹蔭下、濕地中，葉片大而挺拔，每年春夏之際是收穫期，整株最高能達五十厘米。雖然名字跟蒜沾邊，卻根本不見蒜頭，食用部分其實是嫩葉，形狀近似於中餐裏的香葉。之所以叫熊蒜，是它獨特的氣味可以吸引到棕熊，成為龐然大物們冬眠醒後的第一份食物。

至於如何形容這股氣味，有人覺得它更像韭菜，也有人覺得還是蒜更貼切，總之偏愛它的大有人在，遠遠不止棕熊。因為入口比大蒜柔和、細緻，同樣可以抗菌，但吃完後嘴裏還不會留有異味，自然被很多法國大廚奉為掌上明珠。這一份靈動活潑，就像是天然生成的「跳跳糖」，帶著不落窠臼的植物氣息，把人們再拽回到那一片濕潤、寧靜的叢林當中。

在巴黎老派的米芝蓮三星餐廳裏，熊蒜可是調味的一把好手，天然去雕飾，出場即巔峰，能代替羅勒跟橄欖油、奶酪粉打成青醬，拌在意麵當中；也可以把白色的傘狀花朵單獨摘出作為點綴，從審美層面打出一記側旋球；還有手藝扎實的師傅，用它搭配土豆，在蝸牛這道經典前菜中大顯身手。總之那些野外看到的，亭亭玉立的熊蒜們，到了餐桌上統統會變成魔法師，不能吃蒜的人得到了「神的恩賜」，本來就偏好它的，也能換一種方式，品品外柔內剛的氣質。哪怕是舌頭迷了路，遇到它，也會定一定神，再重新走上歸途。



食色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意外驚喜

上星期六一大早，家裏的對講機忽然叫了起來。「送快遞的？這也太早了吧！」我睡眼惺忪地望向牆上的掛鐘，八點剛過。昏頭昏腦地起身，歪歪斜斜地拿起對講機，話筒裏傳來一個搞怪的男聲：「趙老師，節日快樂！我愛你！快快起床！」我一下子醒了，然後才想起來，這天是五月二十日，不禁哈哈地笑出聲來。

原來，是我的兩個學生，專門挑在這一天，給我送來意外驚喜。兩年前，我和他們在培僑中學的「中國詩歌藝術」系列講座上相識。最後一次課上，我重點講了詩和詞的區別與聯繫，並在總結部分強調了中國詩歌藝術對於一個人成長的作用。愛思考的Joe仔舉手提問：「您說接近詩歌，就是接近精神貴族，那您寫詩嗎？」「現在網絡很發達，為什麼還要背誦古詩詞呢？」而另一個名字裏有個「文」字的男生，乍一看去一點都不「文氣」，高高壯壯，他自告奮勇地說：「您剛才講的《水調歌頭》，好美，我可以唱出來嗎，我想代表同學們感謝您這學期給我們帶來這樣精

彩的文學講座。」小文把「不知天上宮闈，今夕是何年」唱得婉轉柔腸，真是個雖不文氣、但真文藝的男青年。

這兩年，在疫情反覆的情況下，我們依然保持着定期見面的習慣，感情與日俱深。Joe仔當了一年的班長、辭任後用更多的精力閱讀香港人文地理方面的書籍，然後把讀書心得頻頻發表在報刊上，他告訴我，「這個過程讓他漸漸地領悟到一些精神貴族的內涵。」而本就樂觀的小文性情更加幽默，他常在臨睡前發來信息，和我探討中國古代「士」的風骨。我十分欣慰。

那日，我們在馬灣島上打卡「借地七英尺」的遺跡。看着他們沉思的表情，我頗感欣慰。我們因詩而聚，然後一同找尋精神的家園。



負喧集 趙陽

逢周一、三見報

「電子榨菜」

又到了午餐時間，打開香噴噴的外賣盒，在大快朵頤之前，還有一項重要的步驟要完成——打開視頻網站，找到合適的「電子榨菜」。今時今日，「電子榨菜」對於很多人是如此重要，以至於到了即使飢腸轆轆，即使美味佳餚近在眼前，但如果找不到合適的「電子榨菜」，也絕不動筷子的地步。

榨菜，是父輩送飯的「最佳伴侶」；而「電子榨菜」，則是如今佐餐的「不可或缺」。也不是什麼視頻都可以成為「電子榨菜」的：時長上，兩到三分鐘的短視頻太短，還沒吃兩口飯就又要忙著去找下一個，不行；一個半小時的電影太長，一頓飯吃完要開始工作了，劇情卻剛剛到高潮，如鯁在喉，也不行。所以，「電子榨菜」的時長，以半小時到四十分鐘為佳，看完剛好還有時間整理碗筷收拾心情，準備下午的工作。內容上，太嚴肅、太燒腦、太悲傷、太複雜的都不太合適，已經辛苦了一上午，一會兒還要辛苦一下午，難得的休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見報